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试论布鲁纳晚年的心理学研究转向及其学术意义

作者：霍涌泉；宋佩佩；朱熠；陈媛媛；陈小普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这篇论文选题具有一定学术意义，从行文论证可以看得出来作者下了许多功夫，体现出作者对心理学理论问题有一定深度的思考，有几点建议希望作者考虑，以便能够将论文修改的更完善一些。

意见 1：论文的第二部分可否增加一些“布鲁纳早期学术研究对晚年研究转向的联系及影响”的内容，篇幅不要过长，概括的比较明确清楚一些即可。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已在第二部分开头补充相关内容，具体修改之处为：

（他在理论心理学领域对于认知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建构主义等取向进行了新的综合、新阐释和新论证，反映出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在 20 世纪 60 年代，布鲁纳称自己是“认知心理学家”；在 90 年代他又强调自己是“文化主义者”；2015 年纽约大学庆贺布鲁纳百岁寿辰时，他又宣称自己“是建构主义者”。从其对自己不同时期的称谓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极具有开放气质的学者，另一方面又是与时俱进的典范。其晚年的思想转向既是“抓住学科发展时代精神重要问题的转向”，又“是自身发展学术持续积累生成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讲，转向与发展并不矛盾。这种转向并非全面否定以前，而是克服已有研究的偏差进一步完善的转向。）

意见 2：文章的小结部分中对于布鲁纳所强调的“以意义为主的心理学主张”既应该指出其重要价值，但也需要分析讨论“关于意义性研究”的局限性与实际操作难度。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已在小结中补充相关内容如下：

（在国际心理学界，布鲁纳的许多观点看来是比较超前的，他的思想中有不少“出格”的地方，比如对意义、叙事的论证与诠释，远远地超越了传统的学科之间的界限，超越了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教育学的范畴，甚至还包容了文学和法学的方法，这与传统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潮流是相悖的。同时，以意义为核心，以文化心理学为基础的第二次认知革命以及文化心理学革命运动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理想性与操作性难以实现的困境及挑战。诚如韦伯所言：“愈是目标合理的行动因其最具有一般性，最缺乏文化意义的独特性，因而也最可理解。而愈是渗透有多种价值情感和其他的精神的行动，愈富有文化意义。因而实际上是愈难得到清楚的解释。”因此，布鲁纳晚年的许多主张也不易被人们所接受和难以发扬光大。诚然，我们对他晚年的思想之认识毕竟还比较表浅，但另外也为我们理解其学术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进而有可能向我们提出新的、必须深入研究的任务。）

意见 3：晚年转向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意义？对于心理学的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问，让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观念和思路来思考布鲁纳的影响问题，这一点在小结中进行了相关补充。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变革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内心理学界如何能够在时代变革中进一步做好自身的研究工作，追踪国际前沿并创造出自己的特色？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

的工作。布鲁纳晚年的学术研究转向似能带给我们许多新的启示：首先，作为一门日益为当代社会发展所重视的心理学研究，需要在自身的专业化发展进程中，追随时代精神的大趋势，需要积极配合时代发展的最新要求，及时调整改变旧的科学观。其次，我国学者需要具有世界性的长远眼光，重视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升自身研究的高度和力度。立足于实践，服务于社会，勇于不断反思变革而不懈努力。另外，近十年来，包括布鲁纳在内的许多欧美心理学者不断地推出各种新的理论学说，体现出了对人类心理活动本质规律认识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这也是中国心理学界一直提倡把现代全球之旅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两者结合起来的主旨所在。”)

意见 4：增加新的参考文献，文化心理学、理论心理学 2012-2015 年都有新的文献，作者可以引用相关观点佐证自己的分析。

回应：十分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本文作者已重新学习了文化心理学与理论心理学相关的文献，从中吸收了不少新的观点，补充的文献见下：

- Bem, S., & Looren, H. (2013). *Theoretical issues in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 Blaine, J. (2015). The promise of a flourishing theoretic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35(3), 145–159.
- Catherine, R. (1998). Theories linking culture and psychology: Universal and community-specific process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9, 559–84.
- Chung, M. C., & Hyland, M. E. (2012). *History and philosophy psychology*. Malden: Wiley-Blackwell.
- Fear, W. J., & Azambuja, R. (2014). Narrative and deliberative instauration: the use of narrative as process and artefact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s. *Learning cultur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3, 286–295.
- Kang, H. S. (2015). New design of school curriculum based on Bruner's folk pedagogy theory.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5(12), 305–317.
- Kirsten, W. (2015). The centenarian psychologist.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46(5), 48–49.
- Matt, S. (2016-06-08). Jerome S. Bruner, influential psychologist of perception, dies at 100. *The Washington Post*.
- Rutten, K., & Soetaert, R. (2013). Narrative and rhetorical approaches to problems of education.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32(4), 327–343.
- 宋文里. (2010). 当代文化心理学的缘起及其教育意义——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布鲁纳《教育的文化》评述. *民族教育研究*, 21(6), 23–29.
- Takaya, K. (2013). *From early Bruner to later Bruner*. Berlin: Springer Netherlands.
- Stam, H. (2000) Ten years after, decade to come. *Theory & Psychology*, 1, 3–21.

审稿人 2 意见：对著名心理学家的学术思想转向进行系统考察是一项有趣且有意义的工作。本文尝试对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晚年心理学学术思想的转向进行阐述与发微，具有一定价值。然而，本文在写作思路与逻辑架构上存在比较大的缺陷，现具体指出以供作者参考。

意见 1：文章缺乏论述的主线与核心靶位。布鲁纳晚年转向上述领域究竟反映了他学术思想内核的何种转变？能否将这种转变的核心旨意提炼出来，用一句话或一个短语进行概括并直接反映在标题中？这种概括哪怕不能上升哲学认识论层面，至少也应该反映在元理论体系层面上。目前作者的写作思路与框架是一种拼凑式的，松散与零散的思考，无法深层次地揭示布鲁纳晚年学术思想转变的动因、实质与认识论轨迹。例如，作者所概括的布鲁纳在认知心理学、文化心理学、人类心理学和理论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转向之间存在怎样的潜在逻辑？作者除了对 1.1 部分“对认知心理学的反思”与 1.2 部分“文化心理学的科学再造”略有过渡承接之外，其他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基本没有清楚地交代。给人的感觉这几个领域是相互独立。这是否会割裂布鲁纳晚年学术思想之间的关联？又是否会影响到考察布鲁纳晚年学术

思想转变的认识论根源？作者需要进一步思考。事实上，对于这些大家而言，寻找 3-4 个学术转向不是难事，这份 List 甚至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但我认为仅仅罗列他们在多个方面的学术转向本身不足以说明问题，更不足以对整个心理学学科发展提供全局性的启示。

回应：十分感谢审稿专家在百忙中写了长篇的评审意见，尽管对于本文的选题价值进行了肯定用辞，几条否定性意见虽然用词比较严苛、尖锐，但对于本文的进一步修改完善还是具有相砺相长作用的。然而，我们作者认为，评审专家的第一条意见还是比较表面化了。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作者实际上早就注意到了，即在阐述有关学术思想成就的主线与靶位时，究竟是以“思想学术带学科取向”，还是以“学科取向带思想学术”？按照一般学科的逻辑应该是以“思想学术带学科取向”，而心理学的通常做法则是以“学科取向带思想学术”，从学科分支取向中反映出学术思想流变发展的内在轨迹，因为概括几条核心思想观点主张并不困难，但是则有可能将出现另外的问题，即很难将许多具体的观点、材料上升到学科发展的高度和深度。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布鲁纳对认知心理学的深入反思、文化心理学及理论心理学的深入探讨这三条主线索和靶位中发掘其晚年的学术转向的核心内容，这已经在文章第一部分中明确提出了。而审稿专家提及的所谓“目前作者的写作思路与框架是一种拼凑式的，松散与零散”的思考，无法深层次地揭示布鲁纳晚年学术思想转变的动因、实质与认识论轨迹”问题，我们在第二部分中也进行了比较多的论证。至于评审专家批评本文简单的“寻找”了3-4个布鲁纳的学术转向，更是对拙文的比较表面化的评价。为了完成本论文，我们作者用了四五年时间，认真阅读了布鲁纳90年代以来晚年中外文著作和相关文献，从他庞大的思想论述中梳理分析，概括出了对认知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理论心理学取向这3个主要的部分，从中深入提炼概括其思想内涵。在文章中已清楚表明，这3部分是互相渗透，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并非“什么拼凑”。就关于布鲁纳晚年转向所带来的启示这一问题的意见，我们在小结部分更是做出了概括性的明确阐述，并且在新一轮的改稿中进一步说明了布鲁纳的晚年转向对于世界心理学，尤其是中国心理学所带来的积极启示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讲，评审专家的反面意见对我们进一步完善论文是有积极的帮助意义的。

意见2：文章旨在突出布鲁纳晚年学术思想的转向，但却没有很好地在全文中贯彻这一主旨。即，没有系统地梳理出布鲁纳前期与后期学术思想的继承、演变的思想轨迹。纵观全文，除了1.1部分“对认知心理学的反思”中对布鲁纳前期与后期学术思想的转变有所涉及之外，在1.2部分与1.3部分再没有提及这种转变的轨迹。这无疑会让读者感到疑惑——为什么布鲁纳晚年要来关注“文化心理学的科学再造”与“心理学的整合”，这种关注究竟出于怎样的动机？还是仅仅是从“实验室”向“安乐椅”的自然回归（很多科学家都会在晚年远离实验室进行哲学思考）？作者似乎无意诠释这种转向的内在逻辑，这导致了文章略显“名不符实”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意见。事实上我们在文章的1.2和1.3部分均论述过布鲁纳的转变轨迹。譬如在1.2中就写道“布鲁纳强调对于文化心理的探讨，使得他早期所提出的人类智力的由外而内——即文化传递对智力的影响落到了实处……”。布鲁纳晚年对文化心理学的再造都是在继承其早期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而来的。在1.3中，更提到了布鲁纳早期对心理学分裂困境的思考，这也是其晚年积极致力于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相融合的原因。而文章的许多地方也都涉及了布鲁纳早年研究对后期的影响，例如我们在1.1的开头部分就转述 Mattingly 的观点，“有学者总结认为，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经历了对公众的舆论、知觉、认知思维、教育改革及文化、童年期的复现表象和婴儿期的技能等这样六个时段 (Mattingly, 2008)。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布鲁纳的学术思想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在认知心理学、文化心理学、人类心理学和理论心理学等领域做出了新的创造性贡献。”用以为后面的论述进行了铺垫。虽然本文并未对布鲁纳早期研究阐述过多，其原因在于：本文旨在突出其晚年

学术转向意义，对早期研究延伸太过详细会使文章内容显得冗杂，这也可能是审稿专家误认为本文并未诠释转向内在逻辑的原因。

同时，在原稿的 P6 已经清楚地写了：（布鲁纳推进第二次认知革命的初衷，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人的心理，认识文化传递对人类心理和智力发展的作用。然而，秉持“科学主义”的许多认知心理学家坚守着“计算主义”的方向，未能按照布鲁纳等人所预定的发展轨道前行，而是沿着狭隘的信息处理、计算机化的方向发展。为了把认知革命恢复以人的“心理的真面貌”，布鲁纳将文化心理学作为突破口。当然，这与当今心理学发展的学术时代精神相同步。因为除了布鲁纳之外，在过去的20年中，对于主流心理学个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质疑声音不断出现。施维德(Shweder, 1991)和科尔(Cole, 1996)等人曾呼吁建立一门崭新的“文化心理学”。还有许多学者将心灵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Edwards & Potter, 1992)。在这方面，布鲁纳强调对于文化心理的探讨，将他早期所提出的人类智力的由外而内——将文化传递对智力的影响落到了实处，即通过对语言、价值、思维方式乃至法律等人类文化行为的广泛探索，能够进一步揭示出文化在人类心理发展与智力成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当然我们在原稿件的“1.3 对心理学整合的期冀”标题下面，确实需要加以一段前后呼应，为此我们在新的修改稿中又重新加了几句话：“伴随着当今心理学的认知革命热、文化热和神经热的兴盛，心理学科内部面临着整体框架的变革和内部分裂的加剧这一重大学科发展危机问题。面对这一突出问题，布鲁纳也有着深刻的思考与探索。”对专家的这一批评意见，我们作者表示接受。

意见3：在对布鲁纳晚年学术思想转向的分维论述中，缺少一些实例来论证其学术思想转向的具体路径。例如，作者在1.1部分中写道：“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沉浸于实验室或书斋中进行研究的学者，而是时刻关注着社会现实、文化变迁的理论实践家，与不断发展的社会时代、文化和科学精神相契合。同时，随着自己研究的深入及心理学的现实发展情况，他又经常不断调整、提升自己的理论观点。由于他的研究与社会现实贴合更紧，因而也更容易被众多学者所接受。”哪些例子可以说明布鲁纳时刻关注着社会现实、文化变迁，并以此调整、提升自己的理论观点？作者并没有给出任何实例。这导致上述论调苍白空泛。通观全文，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这让读者感觉到作者对于布鲁纳的具体研究工作并不是非常熟悉。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文章在第2部分，布鲁纳晚年学术转向的创新意义中详细提出了布鲁纳这种“与时俱进”的研究方法所带来的突出贡献，并提出了相应的实证支持。除了对心理学理论思想的精进之外，布鲁纳在叙事研究、跨文化研究以及人类学和心理学融合方面的研究也都体现了其对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迎合，同时也推动了心理学在理论、方法和实践方面的创新。所以，审稿专家所说的“没有给出任何实例，论调苍白空泛。通观全文，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这条意见是不符合事实的。例如在原稿件 P10 中明确写道：（特别是他与同事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注重叙事的实验研究模式，用交互主体性的观点来看待研究对象。认为心理学研究可以是在实验室里搜集数据，也可以像人类学家一样去比较不同的文化。同时，可以运用生物进化的观点，还可以运用叙事研究的视角。强调叙事是了解“大脑是如何受文化所支配”的关键，并坚持这一观点揭示了人们通过倾听他人的故事来了解自己内心世界的倾向(James, 2012)。为此，布鲁纳曾对人类的叙事惯例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认为“说故事”在形成人类的行为和态度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他的研究中，被试被要求叙述自己生活中的故事，并保持这样的叙述大约半个小时，研究者从中发现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之后研究者会进行半个小时的提问，将人们的故事组织成更好的内容。在布鲁纳看来，叙事不仅仅是意义建构的工具，更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叙事法作为一种思考的模式和一种文化世界观的表达方式，帮助我们建构出自身存在于世界的一个版本，而文化也正是通过它自己的

叙事法才能为其成员提供身份认同的种种模型。布鲁纳在对心理学的研究中，还十分注重跨文化因素的作用。其实验将心理和行为置于文化的背景中进行考察，由外至内地寻找人类行为的原因，并以交互主体性的视角来看待研究者及研究对象。不难看出，布鲁纳在此方向所作研究愈来愈深入，不仅完成了实验情景中的幼儿发展研究，还在非洲学校进行了田野研究。在研究中发现，这种以“文化论”为基础的新研究对于思考教育问题来说是极有帮助的。

“它完全超越心理学，而是以当今的灵长类研究、人类学、语言学、涂尔干式的社会学等为基础” (Bruner, 1996, p94)。这使得他的跨文化心理学理论无论在文化心理学领域，还是人类学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布鲁纳还积极提倡心理学与人类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联起手来，关注文化因素对认知的影响。主张这样的诠释性研究路径同样存在于人类学、语言学、哲学等领域中，最终将认知心理学确立为一种具有认知目的性和解释性、并与人类科学紧密相连的科学。)

再比如，在原稿 P10也具体写了：（布鲁纳将认知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应用于实际的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完善和创新，其中包括前期并不成功的对教育改革的大规模摸索实践。他还经常投身于解决具体和实际问题的实践，例如结构教学、儿童发展以及对法律问题的关注。近年来他又对心理学与人类学的积极融合产生了浓厚兴趣。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便以人类学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动，其中包括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 MACOS 课程项目，联邦政府资助的启蒙学前教育计划以及他的研究生在非洲和北极所进行的人类学研究。拉特克霍兹认为，这些基于人类学的研究活动，对于布鲁纳理解文化在学习和认知中的作用以及文化心理学“接地气”的视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Lutkehaus, 2008)。布鲁纳在晚年更加注重心理学与人类学及其分支学科之间的联合。尽管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都涉及到人，但在过去的研究中，两个学科似乎没有联系，甚至存在巨大的间隙。布鲁纳杰出的贡献在于通过对社会文化语境下意义建构的研究，在人类学和心理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填补了这一空隙。作为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的研究对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相互融合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了文化心理学。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人文的关怀而促成了多个学科的沟通、对话和融合，在实践领域进行了积极应用、创新和调整变更。)

不知评审专家为什么会视而不见这些具体的例证，进而批评“作者对布鲁纳的许多具体研究不熟悉”之评价意见是如何得出来的？当然在新一版的改稿中，我们进一步减少了描述性文字，增加了更多论证的内容，相信会使文章的深度更进一步，希望能得到编委和审稿专家的认可。

意见 4: 本文在行文中不太注重格式规范，比较粗率。行距、字体、中英文使用混乱，缺少同行读者的挑剔性阅读环节。建议作者仔细参考 APA 写作手册第六版与《心理学报》同类论文规范。

回应: 评审专家在评审意见中并没有具体指出我们在那些地方“本文在行文中不太注重格式规范，比较粗率。行距、字体、中英文使用混乱，缺少同行读者的挑剔性阅读环节。”而是以“大概有”、“可能有”的方式来对本文下结论，望文生义、想当然地扣帽子，给人一种“他想说啥就是啥、想怎么写评语就怎么写”的事实。类似这样的写评审意见应该是专家本人太忙碌而请自己的博士生写的，否则至少专家是会以有理有据、建设性的建议意见更好地帮助我们提高文章的研究写作质量。

多年来，我们作者总是把自己好几年内完成的、多次反复讨论修改过最好的稿件投给学报，总是怀着敬畏的心情投稿，而从来不会在同时或者同一年内给《心理学报》投好几篇文

章。我们已经在学报发表了两篇理论性的文章，且其中已有获得了省部级奖励的反馈，比较熟悉代表我国专业先进水平之最高级别刊物的标准。为了完成本文，我们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这从本文不断吸收最新参考文献以及与布鲁纳在世时所通的邮件中不难反映出来。我们还表达一种心情，尽管我们作者的能力有限，但还是想在国内实证研究的大潮流背景下，努力提高水平，积极为心理学的理论与历史研究这一老根基，加砖填瓦，贡献绵帛之力。

以上不当之处，请编委终审专家在严格质量标准的前提下给予公正的考虑。再次十分感谢评审专家能给我们提供学习、提高自己水平的机会。

审稿人 3 意见：论文《试论布鲁纳晚年的心理学研究转向及其学术意义》在选题上有一定的价值。布鲁纳确实是国际心理学界的一棵常青树，他在心理学的众多领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晚年的学术研究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样貌。论文研究方法较为恰当，所得结论有一定创新性，在心理学理论研究上自有其意义。通观全文，作者在理论心理学研究方面尤其是布鲁纳思想的研究中下了不少功夫，展现了其相应的学术水平。

文章似应做认真修改。修改建议：

意见 1：论文着力讨论的是“转向”，可否给出转向的标准？文中谈到的布鲁纳“对心理学整合的期冀”，这算“转向”吗？文中还谈到布鲁纳学术思想理论的持续创新、学术研究方法领域的持续创新，既然是“持续”，和“转向”算什么关系？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中肯意见。特别是提出“可否给出转向的标准”这一好问题，第一稿中 1.3 小标题“对心理学整合的期冀”，的确与前两个标题在逻辑上不太一致，为此我们吸收了专家的意见，将这一部分重新加以了改写，并将这一标题修改为“对心理学发展重点问题的精彩规划”，因改动较多，具体阐述详见后。同时，我们作者认真思考了审稿专家的意见，认为创新本身就包含持续与创造之意，固将“持续”二字删去，这样文章前后衔接比较和谐，逻辑比较清晰。

意见 2：论文小结部分提出布鲁纳是“人学家”，不知道“人学”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的？总觉得有点突兀。或许该在此处给一些说明。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因为“人学”这一概念是国内学者的提法，而布鲁纳所进行的融合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相关实践活动，将其归类为“人学家”，的确有点突兀。因为对文章做出了较大的修改，所以不提“人学家”，而将相关内容列入第二部分的“实践创新”中，不知是否合适？

意见 3：整篇文论看起来深度略逊，给人感觉好像是在撰写“西方心理学史”中的某个章节，似乎应该加强理论对话，也或许可以做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对比以突显布鲁纳的地位。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关于本文撰写之所以出现类似“西方心理学史”中的某个章节这一问题，我们主观上希望将布鲁纳这一世纪心理学伟人的学术成就阐述的更吸引人一些，为此尽量将原稿中的情感性语言去掉，将本文的第二部分进行了重新改写，增加了“论”的成分，“述”的部分减少，着重于围绕晚年转向，提出了更多关于其晚年研究的实证依据。因修改篇幅较长，详见正文第二部分，希望能得到评审专家的认可。

意见 4：台湾辅仁大学宋文里教授曾翻译布鲁纳的著作，也写过研究论文，似乎在大陆也有发表，建议可以去查查。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原来我们的确没有拜读过宋教授的文章，经审稿专家建议，本

文作者找到宋教授的相关文章进行了认真学习，宋教授对布鲁纳教授的研究持续了多年，他的一些观点使我们深受启发，在文中也吸收了他的一些观点，并在参考文献中引用了他的两篇文章。

另外，又对论文进行了适当压缩，根据评审专家建议修改了个别不当表述。

还想补充说明一点儿情况。对于布鲁纳上个月的离世，我们作者感到有些悲伤。特别是去年底我们在完成这篇论文时，无意中试着给老先生写了两封电子邮件，将我们对他的敬意以及本文的英文大摘要发去请老人家提提意见。让人非常感动的是，百岁老人亲自给我们回了简短的两封邮件，他的谦和、淡然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说我们的论文是“同事的荣誉”。但愿拙作能够表达我们中国学者对这位心理学世纪伟人的深深敬意。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作者根据前次审稿意见做了认真修改，论文面貌有较大改观，前面提出的问题基本上给出了令人满意的修正或答复，达到发表水平，建议作者再作仔细检查修改。也有几处小的细节可商。

意见 1：第 14 页“人类的本性比其他任何东西都依赖于文化。”其中“东西”一词似不太妥，整句话也让人有些不太明白。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这句话的本意是想描述人类对文化的依赖之深，以引出后文中文化对人类的影响。经审稿专家提醒，使用“东西”一词确实有欠妥当，现在已经改为“人类对文化的依赖渗透于生活的各个层面”，不知是否合适？

意见 2：第 18 页括弧中“宋文理”的名字有误。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更正，现在已经将“宋文理”做出改正。谢谢审稿专家的细心订正，以后在这些细节方面我们会反复校对，避免有此类问题的出现。

意见 3：第 21、22 页等处出现“人类心理学”字样，这个词是布鲁纳自己使用过的吗？英文是什么？如不是，为什么用这个标签？

回应：感谢专家意见。布鲁纳多次使用过“人类科学（anthropological science）”这一语词，故我们在文中使用了“人类心理学”而没有用“心理人类学”的提法，因为布鲁纳在晚年一直试图将人类学与心理学相融合，打造出一门新型复合型的科学。他所做的研究有异于传统的基础心理学研究，是以人类科学的整体性研究为核心。布鲁纳晚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心理学领域，用科学来做定义稍显广泛，因此我们认为以“人类心理学”来概括布鲁纳的研究，是比较合适的。

十分感谢审稿专家的精细指点，这样将使本文更严密一些。

第三轮

编委意见：

意见 1：建议作者对文字进一步完善。如：“回顾国际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所做出的杰出成就”可改成“回顾国际心理学发展历程中代表性人物所做出的杰出成就”。当一个句子中出现三个“的”字时可以适当删减。再如：“对心理科学的未来发展走向提出

了新的、超前性的见解。”可修改成：“对心理科学未来发展走向提出了新的、超前性的见解”。又：“布鲁纳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研究，经历了对公众的舆论、知觉、认知思维、教育改革及文化、童年期的复现表象和婴儿期的技能等六个时段的研究历程”该句中“认知思维”是什么？英文原文是什么？“公众的舆论”也可以修改成“公众舆论”。

回应：感谢编委的意见。我们已经对文字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删除多余的助动词，尽量用最简洁的语言清晰表述出所想要表达的观点。针对编委老师所说的“认知思维”，英文为“cognitive thinking”，现已标注于文章中。布鲁纳早期针对认知进行过一系列研究与探索，其在 1956 年出版的《思维研究》中就使用过“认知思维”一词

意见 2：目前该文全文引用了布鲁纳原著仅 16 次，许多地方对其观点的表述并未注明出处，有些观点明显是本文作者的概括，而这种概括的支撑性文献是什么？需要作者一一注明，若同一部书籍类著作多次引用，请注明页码。

①：“同时，他又主张通过对人类的文化心理和民族心理的探讨，避免心理学被抽离出社会和文化语境，使认知探索回到意义建构之中，真正揭示出人类所特有的心理规律。”

②如：“1989 年，在美国儿童发展研究会上，布鲁纳声称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应被恰当地称为‘文化心理学’。”请注明原始文献出处。

③如：“在这方面，布鲁纳将他早期所提出的人类智力由外而内——将文化传递对智力的影响落到了实处，即通过对语言、价值、思维方式乃至法律等人类文化行为的广泛探索，能够进一步揭示出文化在人类心理发展与智力成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本文作者论述背后的支撑性文献是什么？请予以列出。

④本文 1.2 部分“对文化心理学的科学再造”中提到：“在此基础上，布鲁纳进一步提出需要从三个方面加强心理学的文化问题研究……”这里的大量篇幅未见支撑性文献。请作者予以补充和完善。其他地方不再一一列举，希望作者能通过注明布鲁纳观点原始出处，以及哪些是其他学者对布鲁纳的概括以突显本文作者在这篇研究报告中对布鲁纳观点的概括和评价是独立的、原创的贡献。

回应：感谢编委先生的意见。现已在文章中注明所参考的文献及页码。同时对布鲁纳的英文论作进行了核对，以保证本文支撑文献的引用质量。在中文引著方面，因为目前布鲁纳的《教育过程》及《教育文化》两本著作所使用最多的译本是 2012 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两书译作的合集《布鲁纳教育文化观》，故本文中两本著作的译文页码都以此书为准。

①“同时，他又主张通过对人类的文化心理和民族心理的探讨，避免心理学被抽离出社会和文化语境，使认知探索回到意义建构之中，真正揭示出人类所特有的心理规律。”参考了布鲁纳的《教育文化》及译作《布鲁纳教育文化观》一书的 101 至 102 页。

②“1989 年，在美国儿童发展研究会上，布鲁纳声称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应被恰当地称为‘文化心理学’。”参考了由国内学者李炳全所著，2007 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心理学》一书的 69 页。

③“在这方面，布鲁纳将他早期所提出的人类智力由外而内——将文化传递对智力的影响落到了实处，即通过对语言、价值、思维方式乃至法律等人类文化行为的广泛探索，能够进一步揭示出文化在人类心理发展与智力成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参考了由张爱卿所著，车文博主编，2000 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放射智慧之光——布鲁纳的认知与教育心理学》一书的 209 页。

④在“对文化心理学的科学再造”部分，参考文献多来源于布鲁纳的《教育文化》以及《有意义的行为》两本著作及译文，以及张爱卿教授在《放射智慧之光——布鲁纳的认知于教育心理学》一书中对布鲁纳晚年思想转向的概括，现已在文章中给出补充。

感谢编委专家的细心指正，使得拙文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了进一步的完善。